醒世恒言


猛來只道成傷人
今々方知爲救星



第五卷

大樹坡義虎送親 一名虎媒記 又名虎報恩

舉世芒芒無了休　寄身誰識等浮漚
謀生盡作千年計　公道還當萬古留
西下夕陽誰把手　東流逝水絕回頭
世人不解蒼天意　恐使身心半夜愁

這八句詩奉勸世人公道存心天理用事莫要貪圖利己謀害他人常言道使心用心反害其身你不存天理皇天自然不佑昔有一人姓韋名德乃福建泉州人氏自幼隨着父親在紹興府開個傾銀鋪兒那

老兒做人公道利心頗輕為此主顧甚多生意儘好不幾年攢上好些家私韋德年長娶了隣近單裁縫的女兒為妻那單氏到有八九分顏色本地大戶倩願出百十貫錢討他做偏房單裁縫不肯因見韋家父子本分手頭活動況又隣居一夫一婦遂就了這頭親事何期婚配之後單裁縫得病身亡不上二年韋老亦病故韋德與渾家單氏商議如今舉目無親不若扶柩還鄉單氏初時不肯拗丈夫不過只得順從韋德先將店中粗重家火變賣打叠行李顧了一隻長路船擇個出行吉日把父親靈柩裝載夫妻兩

只見下船而行原來這稍公名叫做張稍不是個善良之輩慣在河路內做些淘摸生意的因要做這私房買賣生怕夥計泄漏却藏着一個會撑船的姪子做個幫手今日聽得韋德傾銀多年囊中必然充實又見單氏生得美麗自己却沒老婆兩件都動了火下船時就起個不良之心奈何未得其便一日因風大難行泊舟于江郎山下張稍心生一計只推沒柴要上山砍些亂柴來燒這山中有大蟲時時出來傷人定要韋德作伴同去韋德不知是計隨着張稍而走張稍故意彎彎曲曲引到山深之處四顧無人正

好下手張稍砍下些叢木在地教葉德打攏葉德低着頭只顧檢柴不防張稍從後用斧劈來正中左肩撲地便倒再復一斧向腦袋劈下血如湧泉結果了性命張稍連聲道乾淨乾淨來年今日是老婆與你做周年說罷把斧頭插在腰裡柴也不要了忙忙的空身飛進下嶺單氏見張稍獨自回來就問丈夫何在張稍道沒造化遇了大蟲可憐你丈夫被他銜去了虧我跑得快脫了虎口連砍下的柴也不敢收拾單氏聞言捶胸大哭張稍解勸道這是生成八字內註定虎傷哭也沒用單氏一頭哭一頭想道聞得

虎遇夜出山、不信白日裡就出來傷人、況且兩人雙雙同去、如何偏揀我丈夫喫了、他又全沒些損傷、好不奇怪、便對張稍道、我丈夫雖然御夫、只怕避掙得脫、不死、張稍道、猢兒口中尚且也不出食、何況于虎、單氏道、然雖如此、奴家不曾親見、就是真個被虎喫了、少不得存幾塊骨頭、煩你引奴家去檢得回來、也表我夫妻之情、張稍道、我怕虎、不敢去、單氏又哀哀的哭將起來、張稍想道、不引他去走一遍、他心不死、便道、娘子、我引你去看、不要哭、單氏隨即上岸、同張稍進山路來、先前砍柴、是走東路、張稍恐怕婦人看

見死屍，却引他從西路走。單氏走一步哭一步，走了多時，不見虎跡。張稍指東話西，只望單氏倦而思返。誰知他定要見丈夫的骨血，方纔指實。張稍見單氏不肯回步，扯個謊，望前一指道：小娘子，你只管要行，兀的不是大蟲來了。單氏擡頭而看，纔問一聲大蟲在那裏？聲猶未絕，只聽得林中喑喇的一陣怪風，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不歪不邪，正望着張稍當頭撲來。張稍躲閃不及，只叫得一聲：阿呀！被虎一口銜着背皮，跑入深林受用去了。單氏驚倒在地，半日方醒，眼前不見張稍，已知被大蟲銜去，始信山中真

個有虎丈夫被虎喫了此言不誤心中害怕不敢前行認着舊路一步步哭將轉來未及出山只見一個似人非人的東西從東路直冲出來單氏只道又是虎叫道我死也望後便倒耳根邊忽聽得說娘子你如何却在這裡雙手來扶單氏睜眼看時却是丈夫韋德血污滿面所以不像人形原來韋德命不該死雖然被斧劈傷一時悶絕張稍去後却又醒將轉來掙扎起身扯下脚帶將頭裹縛停當那步出山來尋張稍講話却好遇着單氏單氏還認着丈夫被虎喫傷以致如此聽韋德訴出其情方悟張稍欺心使計

謀害他丈夫假說有虎便來被虎交去此乃神明遣
來對勝兒惡夫妻二人感謝天地不盡回到船中那
啞子做手勢問船主如何不來翁德夫妻與他說明
本來啞子合着掌忽然念出一聲南無阿彌陀佛便
能說話將張稍從前過惡一一說出再問他時依舊
是個啞子此亦至異之事也翁德一路相幫啞子行
船直到家中將船變賣了造一個佛堂與啞子住下
日夜燒香翁德夫婦終身信佛後人論此事詠詩四
句

偈言有虎原無虎　虎自張稍心上生

假使張精心地正　山中有虎亦藏形

方纔說虎是神明遣來剿除兇惡此亦理之所有看來虎乃百獸之王至靈之物感仁吏而渡河代高僧而護法見于史傳種種可稽如今再說一個義虎知恩報恩成就了人間義夫節婦爲千古佳話正是

說時節婦生顏色　道破奸雄喪膽魂

話說大唐天寶年間福州漳浦縣下鄉有一人姓勤名自勵父母俱存家道粗足勤自勵幼年時就聘定同縣林不將的女兒潮音爲妻茶棗俱已送過只等長大成親勤自勵十二歲上就不肯讀書出了學堂

學好使鎗輪棒父母單生的這個兒子甚是姑息不去拘管着他年登十六生得身長力大猿臂善射武藝過人常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有一班無賴子弟三朋四友和他擎鷹放鷂馳馬射獵打生為樂曾一日射死三虎忽見個黃衣老者策杖而前俯贊道郎君之勇雖昔日卞莊李存孝不是過也但好生惡殺萬物同情自古道人無害虎心虎無傷人意郎君何故必欲殺之此獸乃百獸之王不可輕殺當初黃公有道術能以赤刀制虎尚且終為虎害郎君若自恃其勇好殺不已將來必犯天道之忌難免不

刑之憂矣勤自勵開言省悟即時折箭為誓誓不殺虎忽一日獨往山中打生得了幾項野味而所行至中途地名大樹坡見一黃班老虎跌陷下檻穽之中撫戶偶然來到其虎見勤自勵到來把前足跪地俯首弭耳口中作聲似有乞憐之意自勵道業畜我已誓不害你了但你今日自投檻穽非干我事其虎眼覷自勵口中嗚嗚不已自勵道我今做主放你你今後切莫害人虎弭首點頭自勵破穽放虎虎得命狂跳而去自勵道人以獲虎為利我却以放虎為仁我欲仁而使人失其利非忠恕之道也遂將所得野味

置于穽中空手兩回正是

得放手時須放手　　可施恩處便施恩

只因勤自勵不務本業家道漸漸消乏又且索性慷慨好客時常引着這夥三朋四友到家蒿惱索酒索食勤公勤婆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初時猶勉強支持以後支持不來只得對兒子說道你今年已長大不思務本作家日逐遊蕩有何了日別人家兒子似你年紀或農或商漸漸能得些進益以養父母似你有出氣無進氣家事日漸凋零兀自三兄四弟酒食徵逐不知做爹娘的將沒做有千難萬難就是衣飾典盡

也有盡時，將來手足無措，連爹娘也有餓死之日哩，我如今與你說過，再引人上門時，茶也沒有一杯與他喫了，你莫著急，勤自勵被爹媽依訓了一頓，嘿嘿無言，走出去了，兩個好幾日沒有人上門，兩個尚覺一月有餘，勤自勵又引十來個獵戶，到家借鍋煮飯，勤公也道，容他去罷，勤婆不肯，直費柴炭，這些小事，只是纔說得兒子回心，清淨了這幾日，老娘心裡好不喜歡，今日又來纏帳，開了端，辭得那一個，他日又點茶點酒，老娘支持得怕了，索性做個冷面，莫慣他罷，勤公見勤婆不允，閃過一邊，勤婆將中門閉了，

從門內說道我家不是公館柴火不便別處去利市衆人聞言只索去了勤自勵滿面羞慚嘆口氣想道我自小靠爹娘過活沒處賺得一文半文家中來路又少也怪爹娘不得聞得安南作亂朝廷各處募軍本府奉節度使文牒大張榜文衆兄弟中也有投個應募去了想着我一身本事一刀一鎗或者博得個衣錦還鄉也不見得守着這六尺地上帶累爹娘受氣非丈夫之所爲也只是一件爹娘若知我應募從軍必然不允功名之際只可從權我自有個道理當下瞞過勤公勤婆竟往府中投軍太守試他武藝出

衆將他克爲隊長、軍政司上了名字、不一日、抓夥數足、領兵官點名編號、給了口糧、製備衣甲器械、擇個出征吉日、放砲起身、勤自勵也不對爹娘說知、便到上路、三月之後、遇了個縣中差役、方纔寫寄一封書信回來、勤公拆書開看、時寫道

男自勵無才無能、累及爹媽、今已應募充爲隊長、前往交南、幸然有功、必然衣錦還鄉、爹媽不必掛念

勤公看畢、呆了半晌、開口不得、勤婆道、兒子那里去了、爲什麽言語在書上、你不對我說、勤公道、對你說

時只怕急壞了你兒子應募充軍從征安南去了勤
婆笑道我說多大難事等兒子去十日半月後與他
回來就是了勤公道婦道家不知利害安南離此有
萬里之遙音信尚且難通況他已是官身此去刀劍
無情凶多吉少萬一做了沙場之鬼我兩口兒老景
誰人侍奉勤婆就哭天哭地起來勤公也流淚不止
過了數月林親家亦聞此信特地自來問個端的勤
公勸婆婆遮瞞不得只得實說了感傷了一場林公回
去說知舉家都不歡喜正是

樂莫樂兮新相知　悲莫悲兮生別離

林公催婚
宜是然

他人分離猶自可　骨肉分離苦殺我

光陰似箭不覺三年勤自厮一去杳無音信林公頻
頻遣人來打探消息都則似金針墮海銀瓶落井全
沒些影響同縣也有幾個應募去的都則如此林公
的媽媽梁氏對丈夫說道勤郎一去三年不回不知
死活存亡女兒年紀長成了把他擔悞不是例常法
你也該與勤親家那邊討個決裂雖然親則是親各
兒各女兩個肚皮裡出來的我女兒還不認得女婿
的面長面短却教他活活做孤孀不成林公道阿媽
說得是即忙來到勤家對勤公道小女年長令郎杳

無歸信、倘只是不歸、作何區處、老荊日夜愁煩、特來與親家商議、劬公已知其意、便道不肖子無賴、有誤令愛芳年、但事已如此、求親家多多上覆親母、耐心再等三年、若六年不回、任憑親家將令愛別許高門、老漢再無言語、林公見他說得達理、只得唯唯而退、回來與媽媽說知、梁氏向來知道女婿不學、本於心中不喜、今三年不回、正中其意、聽說還要等三年、好不焦燥、恨不得十日縮做一日、把三年一霎兒過了、等女兒再許個好人、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林公道劬親家之約、已滿了、我再去走一番、看他更有

何說梁氏道自古道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他既有言
在前如今推不得我了下有路自行又去對他說甚麼
且待女兒有了對頭幾通他知道也不遲林公又道
阿媽說得是然雖如此也要與孩兒說知梁氏道潮
音這丫頭有些古怪劣彆只如此此對他說勸那六年
不回教他改配他人他料然不肯反被勸老兒笑話
須得如此如此林公又道阿媽說得是次日梁氏正
同女兒潮音一處坐只見林公從外而來故意大驚
小怪的說道阿媽你知道麼摧道勤郎無信回來原
來三年前便死于戰陣了昨日有軍士在安南回是

他覩見的潮音聽說面加土色悶淚而不敢下惟悒走進自巳房裡去了。媽媽亦假做嘆息道稱可憐過了數日。林婆對女兒說道死者不可復生。他自沒命。可惜你青春年少。我巳教你父親去尋媒說合將你改配他人。趁這少年時夫妻恩愛莫教挫過。潮音道母親差矣爹把孩兒從小許配勤家。一女不喫兩家茶。勤郎在。奴是他家妻。勤郎死。奴也是他家婦。豈可以生死二心。奴斷然不為媽媽道。孩兒休如此說。見爹媽單生你一人。並無兒弟。你嫁得着人時。爹媽也有半子之靠。況且未過門的媳婦。守節也是虛名兒

放着活活的爹媽你不念他日後老景淒涼却去戀個死人可不是個癡愚不孝之輩潮音被罵不敢回言就有男媒女妁來說親事潮音拗爹媽不過心生一計對爹媽說道爹媽主張孩兒焉敢有違只是孩兒一聞勤郎之死就將身別許他人于心何忍容孩兒守制三年以畢夫妻之情那時但憑爹媽不然孩兒寧甘一死决不從命林公與梁氏見女兒立志甚决怕他做出短見之事只得聽他正是

一人立志　萬夫莫奪

那說勤公夫婦見兒子六年不歸眼見得林家女兒

是別人家的媳婦了後來聞得媳婦立志要守三年心下不勝之喜若巴得這三年內兒子回家這是我的媳婦光陰似箭不覺又過了三年渺音只認丈夫真死道三年之內素衣蔬食如真正守孝一般及至年滿竟絕了葷腥之味身上又不肯脫素穿色說起議婚便要尋死林公與媽媽商議女孩兒執性如此改嫁之事多應不成加之奈何梁氏道悄地擇了人家在我哥哥家受聘不要通女孩兒得知到臨嫁之期只說內姪做親來接女孩兒哄得他易服上轎鼓樂人從都在半路迎接擁到其間不怕他不從林公

又道阿媽說得是林公果然與舅子梁大伯計議定
了許了李承務家三个人自說親以至納財都在梁
大伯家裡夫妻兩口去受聘時對女兒只說梁大伯
大兒子定親潮音那裡疑心吉期將到梁大伯假說
某日與兒子完婚特地取姐夫一家到宅中去接她
梁氏先自許過他一定都來至期大伯差人將肩
轎子來接姐姐和外甥女梁氏自已先排扮了教女
兒換了色服同去潮音不知是計只得易服隨行女
孩兒家不出閨門不知路逕行了一會忽然山凹裡
燈籠火把鼓樂喧天都是取親的人衆中迸等候擁

舁轎前吹打而去滿耳覺道事體有變沒奈何在橋
內啼啼哭哭衆人也那裡管他只顧催趲轎夫飛走
到一個去處忽然陰雲四合下一陣大雨衆人在樹
林中暫歇等雨過又行走不上幾步丹然起一陣狂
風燈火俱滅只見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從半空中
跳將下來衆人發聲喊都州散逃走

未知性命如何　已見亡魂喪膽

風定虎去衆人叫發謝天吹起火來整頓重行只見
轎夫叫道不好了起初雨來轎子都是實的如今一
乘是空的衆火照時正不見了新人轎門都擴壞了

不是被大王銜去是甚麼梁氏聽說嗚嗚的啼哭起來這些娶親的沒了新人好沒興頭樂人也不吹打了燈火也息了一半衆人商量道如何是好欲待追尋黑夜不便也沒恁般膽氣欲待各散去訖怕人說別個虎不若聚做一堆同到林家再作區處所謂乘興而去敗興而回且說林公正閉着門在家裡收拾聽得敲門甚急忙來開看只見兩乘轎子後隨擡轎許多人從從一個個垂首喪氣都如喪家之狗嘆了一聲正不知甚麼緣故莫非女孩兒不從在轎裡又弄出什麼把戲心頭猶如幾百個郎槌打着急問其故

梁氏在轎中哭將出來哽哽咽咽一字也說不出衆人將中途遇虎之事敘了一遍林公也是膽大懊悔無及早知我兒如此薄命依他不嫁也罷如今所送得他好苦一面令人去報李承務和梁大伯兩家知道一面聚集莊客准備鎗棍兵器等待天明打點搜山捕獲大蟲并尋女兒骨殖正是

悲悲切切思閨女　口口聲聲恨大蟲

話分兩頭却說勤自勵自從應募投軍從征安南力戰有功都督哥舒翰用爲帳下虞候解所佩寶劍賜之甚加信用三年之後吐番入寇勤自勵又隨哥舒

翰調兵征討平定之後朝廷拜哥舒翰為大元帥率領本部將較雄軍十萬鎮守潼關勤自勵以備大軍功那時已做到都指揮之職何期安祿反亂殺到潼關哥舒翰正值患病抵敵不住開關納降勤自勵孤掌難鳴棄其部下隻身仗劍而逃一路辛苦不題却有湊巧恰好林公嫁女這一晚勤自勵回到家中見了父母拜伏于地口稱恕孩兒不孝之罪勤公勤婆仔細看時方纔認得是兒子去時雖然長大還沒這般雄偉又添上一嘴鬍鬚塞風霜容顏都改變了勤公勤婆痛定思痛不覺流淚勤公道我兒如何一

去十年音信全無多有人說你已沒于戰陣哭得做爹媽的眼淚俱抛下勸娶道莫說十年之前就是早回一日也還好不見得媳婦隨了別人勸自勵道我媳婦怎麼說勸娶道你去了三年之後丈人就要將媳婦別許人家是你爹爹不肯勉強留了三年以後媳婦聞你身死自家立志守孝三年如今第十個年頭也難惟他剛剛是今番出門嫁人勸自勵聽說眉根倒豎牙齒咬得格格的響罵道那個烏百姓敢討勸自勵的老婆我只教他認一認我手中的寶劍說罷狠狠的仗劍出門爹媽從小管他不下的今日那

裡留得他住只得與他捏着兩把汗在草堂中等候消息正是

青龍共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却說勤自勵自小認得丈人林公家裡打這條路廻將上去走了多時將近黃昏過了一陣大雨衣服都沾濕了不記得這地方與做大樹坡有一株古樹約莫十來圍大中間都是空的可以避雨勤自勵走到樹邊捱身入內甚是寬轉那雨雖然大落不多時就止了勤自勵却待跳出半空中又刮起一陣大風勤自勵想道索性等着過了這風陣走罷又道這風有些

腥氣好古性舒音頭往外張望見兩盞紅燈若晃若現忽地刮喇的一聲響亮如天崩地裂一件東西向前而墜驚得勸自勵倒身入內少頃風定耳邊但聞呻吟之聲此時雲收而散天邊露出些微月勸自勵就月光下上前看時那呻吟的却是個女子勸自勵扶起細叩來歷那女子半晌方言說道奴家林氏之女潮音也勸自勵記得妻子的小名未知是否問道你可有丈夫麼潮音道丈夫勸自勵雖曾聘定尚未過門只為他十年前應募從軍久無音信爹媽要將奴改適他姓奴家誓死不從爹媽背地將奴不知許

與誰家只說到別家來接騙奴上轎中路方知正待尋死忽然一陣狂風火光之下看見個黃斑吊睛白額虎沖人而來徑向轎中將奴銜出撇在此地虎已去了幸不損傷官人不知尊姓何名若得送奴還歸父母之家家中必有厚報勤自勵道則小子便是勤自勵先征安南又征吐番後來又隨哥舒元帥鎮守潼關適纔回家聽說你家中將你嫁人在于今晚以此仗劍而來欲剗那些敗壞綱常之輩何期于此相遇這是天遣大蟲送還與我省得我勤自勵舞刀輪劍乃是萬千之幸潮音道官人雖如此說奴家未曾

過門不識丈夫之面今日一言之下豈敢輕信官人這是引奴回家使我爹爹議說女婿也不負奴家數年苦守之志勤自勵道你家老爺既把一女許配兩家這等不仁不義之輩從去見他則甚我如今肯你到我家中先拜見了舅姑然後遣人通知你家也把那老爺羞他一羞說罷不管潮音肯不肯把他負于背上左手向後攔住他的金蓮右手仗劍揹着煳地而回行不多遠忽聞虎嘯之聲遠見前山之上雙燈冉冉細覷乃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那兩眼紅燈虎之睛光亂動自斷猛然想着十年之前曾在此處

破開檻籠，放了一隻黃斑吊睛白額虎。今日如何就曉得我勤自勵回家，去人叢中銜那媳婦還我，並非靈物？遂高聲叫道：「大蟲，謝送媳婦了。」那虎大嘯一聲，跳而藏影。後人論起那虎報恩事，以爲奇談，多有題詠，惟胡曾先生一首最好。詩曰：

從來只道虎傷人　今日方知虎報恩
多少負心無義漢　不如禽獸有情親

再說勤公勤婆在家懸懸而望，聽得脚步響，忙點燈出來看時，只見兒子勤自勵背上負了一個人來，到草堂放于地下，叫道：「爹媽，則教你今夜認得媳婦。」勤

公勤婆兒是個美貌女子細叩來歷方知大虫報恩送親一段奇事雙雙舉手加額連稱慚愧勤婆承精媳婦氏到房中粥湯將息次早差人去林親家處報信卻說林公那日黑早便率領庄客遠山尋緝了一遍不見動靜歎口氣只得回家忽見勤公遣人報喜說夜來兒子已同大虫銜來送還他家那里肯信我曉得不追是勤親家曉得女孩兒被虎銜去故造此話來笑落我媽媽梁氏道天下何事不有前日我家走失了一隻花毛雞被鄰舍家收着過了一日野貓銜個雞到我家來埋藏了貓兒看那雞正是我家走

失的這一隻花毛雞有這般巧事況且虎是個大畜
生最有靈性我又聞得一個故事昔時有個書生住
在孤村夜間聽得窗外聲響看時窗櫳裡伸一隻虎
掌進來掌有竹刺甚大書生悟其來意拔去竹刺明
晚虎銜一隻豬來謝可見虎通人性或者大可擕女孩
兒帶志遠那大蟲來送歸勤家亦未可知你且到勤
家看女婿肯回不肯回便有分曉林公又道阿媽說
得甚當日林公來到勤家勤公出迎分賓而坐細述
夜來之情林公滿面羞慚謝罪不已求見賢婿但小
女之面助自斷初時不肯認丈人被爹娘先勸了多

時又礙渾家的面皮故此只得出來相見氣忿忿的作了個揖就走開去了勤公教勤婆將媳婦粧扮起來却請林公進房父女會面出于意外猶如夢中相逢歡喜無限要帶女兒回家勤公勤婆不肯擇了吉日就于家中拜堂成親李承務家已知勤自勵回來自沒話說後來郭李二元帥恢復長安肅宗皇帝登極清查文武官員肅宗自爲太子時曾聞勤自勵征討之功今番賊黨簿籍中沒有他名字知其未曾從賊再起爲總軍都指揮使眾征安慶緒史思明有功年老致仕夫妻偕老有詩爲證

但行刻薄人皆怨　能布恩施虎亦親

奉勸人行方便事　得饒人處且饒人

第五卷終


醒世恆言



第六卷

小水灣天狐詒書

蠢動含靈俱一性，化胎濕卵命相關。
得人濟利休忘卻，雀也知恩報玉環。

這四句詩單說漢時有一秀才，姓楊名寶，華陰人氏。年方弱冠，天資穎異，學問過人。一日正值重陽佳節，往郊外遊玩，因行倦，坐于林中歇息，但見樹木蒼蒼，百鳥嚶嚶，甚是可愛。忽聞撲碌的一聲響，墮下一隻鳥來，不歪不斜，正落在楊寶面前，口內吱吱的叫，卻飛不起，在地上亂撲。楊寶道：卻不作怪，這鳥為何如此。

向前拾起看時乃是一隻黃雀不知被何人打傷叫得好生哀楚楊寶心中不忍乃道將回去餧養好了放罷正看間見一少年手執彈弓從背後走過來道秀才這黃雀是我打下的望乞見還楊寶道還亦易事但禽鳥與人體質雖異其生命則一安忍戕害況殺百命不足供君一膳萬鳥不能致君之富矣不別為生業我今願贖此雀之命便去身邊取出錢鈔來少年道某非為口腹利物不過游戲試技耳既秀才要此雀即便相送楊寶道君欲取禽鳥何疾少年謝道某知過矣遂投弓而去楊寶將雀回家放于巾

術中日採黃花蕊飼之漸漸羽翼長俊有至百日便能飛翔時去時來楊寶十分歡喜忽一日去而不回楊寶心中正在氣悶只見一个童子生的眉細眼身穿黃衣走入其家望楊寶便拜楊寶急忙扶起童子將出玉環一雙遞與楊寶道蒙君救命之恩無以為報聊以微物相奉管此當累世為三公楊寶道與卿素昧平生何得有救命之說童子笑道君忘之耶某即林中被彈君巾箱中飼黃花蕊之人也言訖化為黃雀而去後來楊寶生子震明帝朝為太尉震子秉和帝朝為太尉秉子賜安帝朝為司徒賜子彪靈帝朝

為司徒果然世世三公徙業相繼有詩為証

黄花何必非圖報　一片慈悲利物心
累世簪纓看盛美　始知仁義值千金

說話的那黃雀銜環的故事人人曉得何必費詞看官們不知只爲在下今日要說个少年也因彈了个異類上起不能如彈雀的恁般悔悟把个老人家事弄得七顛八倒做了一場笑柄故把銜環之事做个得勝頭回勸列位須學楊寶這等好義行仁莫效那少年招災惹禍正是

得閉口時須閉口　得放手時須放手

若能放手和閒只，百歲安寧有八九。

話說唐玄宗時有一少年，姓王名臣，長安人氏，略知書史，粗通文墨，好飲酒，善騎射，走馬挾彈，尤其所長。從幼喪父，惟母在堂，娶妻于氏，同胞兄弟王宰，膂力過人，武藝出衆，充羽林親衛，未有妻室，家頗富饒，僕多人，一家正要安居樂業，不想安祿山兵亂，潼關失守，天子西幸，王宰隨駕扈從，王臣料道立身不住，亦下房產，收拾細軟，引母妻并僕從，避難江南，遂家于杭州，地名小水灣，置買田產，經營過日，後來聞得京城克復，道路寧靜，王臣思想要往都下，尋訪親知，整理

舊業爲歸鄉之計告知母親即日收拾行囊止帶一
个家人與做王福別了母妻蹤水路直至揚州馬頭
上那揚州隋時謂之江都是江淮要衝南北襟喉之
地往來檣艣如麻岸上居民稠密做買做賣的挨擠
不開真好个繁華去處當下王臣分付登陸雇倩脚
力打扮做軍官模樣一路遊山玩水夜宿曉行不則
一日來至一所在地名樊川乃漢時樊噲所封食邑
之處這地方離都城已不多遠因經兵火之後村野
百姓俱潛避遠方一路絕無人煙行人亦甚稀少但
見

岡巒圍繞樹木陰翳危峰秀拔插青霄峻嶺崔嵬
槭碧漢斜飛瀑布噴萬丈銀濤倒掛藤蘿颺千條
錦帶雲山漠漠鳥道逶迤行客少煙林淡淡荒村
寥落土人稀山花多艷如含笑野鳥無名只亂啼
王臣貪看山林景致緩轡而行不覺天色漸晚聽見
茂林中似有人聲近前看時原來不是人却是兩个
野狐靠在一株古樹上手執一冊文書指點商確若
有所得相對談笑王臣道這業畜作怪不知看的是
什麼書且教他喫我一彈按住絲韁緩起那水磨角
靶彈弓探手向袋中摸出彈子放上觑得較親弓開

庫不干巴而射狐皆武郎拈之異類且不可

如滿月彈去似流星叫聲着那二狐正在得意之際
不防林外有人窺看聽得弓絃响方纔擡頭觀看那
彈早已飛到不偏不斜正中執書這狐左目棄下書
失聲嗥叫負痛而逃那一个狐卻待就地去拾被王
臣也是一彈打中左腮放下四足嗥叫逃命王臣縱
馬向前教王福拾起那書來看都是蝌蚪之文一字
不識心中想道不知是甚言語在上把去慢慢訪博
古者問之遂藏在袖裏撥馬出林循大道望都城而
來那時安祿山雖死其子安慶緒猶强賊將史思明
降而復叛藩鎮又各擁重兵俱蓄不臣之念恐有奸

細。至京探聽。故此門禁十分嚴緊。出入盤詰。剛到時

城門就閉。王臣抵城下時。已是黃昏時候。見城門已

扃。即投旅店安歇。到店門口。下馬入來。主人家見他

懸弓佩劍。單官打扮。不敢怠慢。上前相迎道。長官請

坐。便令小二點盃茶兒遞上。王臣將行李卸下。就進

店中。王臣道。主人家有穩便房兒開一間與我。答道

舍下客房儘多。長官只揀中意的任便了。即點个燈

火引王臣往各房看。選擇了一間潔淨所在。將行李

放下。把生口牽入後邊喂料。收拾停當。小二進來問

道。告長官可要酒麼。王臣道。有好酒打兩角。好肉切

一夥伴當們照依如此小二答應出去王臣把房門拽轉出走到外邊小二捧着酒肉問道長官酒送到房裏去飲或就在此間王臣道就在此罷小二將酒擺在一副座頭上王臣坐下王福在旁斟酒吃過兩三盃主人家上前問道長官從那裏到此王臣道在下從江南來主人家道長官語音不像江南人物王臣道實不相瞞在下原是京師人氏因安祿山作亂車駕幸蜀在下挈家避難江南今知賊黨平復天子返都先來整理舊業然後迎接家小歸鄉因恐路上不好行走故此軍官打扮主人家道原來是自家

人老漢一向也避在鄉村到此不上一年裡彼此因
是鄉人分外親熱各訴流離之苦正是

江山風景依然是　城郭人民半已非

雨下正說得熱鬧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主人家有
空房宿歇麼主人家答應道房頭還有不知客官有
幾位安歇答道只有我一人主人家見是個單身又
沒包裹應道若止你一人不敢相留那人怒道難道
賴了你房錢不肯留我主人家道客官不是這般說
只因郭令公留守京師牓示遠近旅店不許容留面
生歹人如隱匿藏留者查出重治況今史思明又亂

愈加緊急，今客官又無包裹，又不相認，故不好留得。那人笑道：原來你不認得我，我就是郭令公家丁胡二，因有事往樊川去了，轉回趕進城，不及，借你店裏歇一宵，故此没有包裹。你若疑惑，明早同到城門上去問那管門的，誰个不認得我。這主人家被他把大帽兒一磕，便信以為真，乃道：老漢一時不曉得是郭爺長官，莫怪，請裏邊房裏去坐。那人道：且慢着，我肚裏餓了，有酒飯討些來喫了進房不遲。又道：我是喫齋，止用素酒。走過來向王臣卓上對面坐下。小二將酒菜放下，王臣舉目看時，見他把一隻袖子遮着左

眼似覺疼痛難忍之狀，那人開言道主人家我今日造化低遇着兩个毛團跌壞了眼主人家道遇着什麽答道從樊川回來見樹林中兩个野狐打滾呼叫我趕上前要去拿他不想絆上一交狐又走了交在地上磕損眼睛主人家道難道長官把袖遮着眼兒王臣接口道我今日在樊川過也遇着兩个野狐那人忙問道可曾拿倒麽王臣道他在林中把冊書兒觀看被我一彈打了覌書這狐左眼遂棄書而逃那一个方待去拾又被我一彈打在腮上也拾命而走故此只取得這冊書沒有拿倒那人和主人家都道

野狐會看書寔也是奇事那人又道那書上都是甚
麼事體借求一觀王臣道都是異樣篆書一字也看
他不出放下酒盃便向袖中去摸那冊書出來説時
遲那時快手還未到袖裏時不想主人家一个孫兒
年幾五六歲正走出來小厮家眼淨望見那人是个
野狐却叫不出名色奔向前指住道老爹怎麼這个
大野猫坐在此還不赶他王臣聽了便省悟是扩壞
眼的這狐急忙拔劍照頂門就砍那狐望後一跳就
地下打个滾露出本相往外亂跑王臣仗劍追趕了
下數家門面向个窗裏跳進王臣因黑夜之間無門

尋覓只得同轉主人家點个燈火同着玉姐一路來迎着道饒他性命罷王臣道若不是令孫有破我手被這孽畜賺了書去主人家道這毛剛也好巧哩只怕還要生計來取王臣道今後有人把野狐書來詐我的定然是這孽畜便揮他一劍一頭說已到店裏店左店右住宿的客商聞得當做一件異事都走出來訊問到拌得口苦舌乾王臣喫了夜飯到房中安息因想野狐恐痛來取賬這冊書必定有些妙處愈加珍秘至三更時分外邊一片聲打門叫道快把書還了我尋些好事酬你若不還時後來有些事故莫

訂臣本文

要懊悔王臣聽得氣忿不過披衣起身拔劍在手又恐驚動衆人悄悄的步出房來上摸那大門時主人家已自下了鎖心中想道便叫起主人開門出去那毛團已自走了砍他不着空惹衆人憎嫌不如罷着鳥氣來朝却又理會王臣依先進房睡了那狐收了多時方去谷店的人盡皆聽得到次早齊勸王臣道這書既看不出字留之何益不如還他去罷倘其个生出事來懊悔何及王臣若是个見機的聽了衆人言語把那冊書都還狐精却也罷了只因他是个做洪摸子不依衆人說話後來被那狐精記个冤讐弄

得七零八落正是

不聽好人言　必有悽惶淚

當下王臣喫了早飯算還房錢取出行李上馬進城一路觀看只見屋宇殘毀人民稀少街市冷落大非昔日光景來到舊居地面看時惟存一片瓦礫之場王臣見了不勝傷感無處居住只得尋个寓所安頓了行李然後去訪親族却也存不多幾家相見之間各訴向來蹤跡說到那傷心之處不覺撲簌簌淚珠拋洒王臣又言今欲歸鄉不想屋宇俱已蕩盡没个住身之處親戚道自兵亂已來不知多少人家父南

子非被擒被殺受無限慘禍就是我們一个个都從刀尖上脫過來的非容易得有今日像你家太平無事止去了住宅也是無量之福了况兼你的田產家我們照常依然俱在若有念歸鄉整理起來還可成个富家王臣謝了衆人遂買了一所房屋置備日用家火物件將田園逐一經理停妥約過兩月王臣正走出門只見一人從東而來滿身穿着麻衣肩上背个包裹行履如飛漸漸至近王臣舉目觀看喫了一驚近人不是別个乃是家人王留兒王臣急呼道王留兒你從那里來却這般打扮王留兒見叫乃道原

來官人住在這裏教我尋得个發孫王原道你且說
爲何恁般推來王留兒道有書在此官人看就知道
至裴遂放下包裹打開取出書信遞與家主王原接
來拆開看時却是父親手筆上寫道
從汝別後即聞史思明復亂日夕憂慮遂沾重疾
醫禱無效旦夕必登鬼籍矣年踰六秩已不爲夭
第恨衰年值此亂離客死遠鄉又不得汝兄弟送
我之終深爲痛心耳但吾本宋秦人不願葬于外地
而又慮賊勢方熾恐京城復如前番不守又不可
居終夜思之莫若盡棄都下被殘之業以資喪事

迎吾骨入土之後原返江東此地田土豐阜風俗淳厚況昔開創甚難決不可輕廢俟干戈寧靜徐圖歸鄉可也倘違吾言自羅羅剎翦覆宗祀雖及泉下誓不相見汝其誌之

王臣看畢哭倒在地道拮据至此重整家業同歸故鄉不想母親反為我而喪死早知如此便不來得也罷悔之何及哭了一回又問王留兒道母親臨終可還有別話王留兒道並無別話止叮囑說此處產業向已荒廢想然恢復今央思明作反京城必定有變斷不可守教官人作速一切處置備辦喪葬之事迎

柩葬後原往杭州避亂若不遵依死不瞑目王臣進母親遺命豈敢違逆況江東又似可居長安戰爭未息棄之甚為有理忽忙製辦棺槨裝殮設靈座一面差人往墳上收拾一面央人將田宅變賣不消兄在了兩日料王臣道官人修築墳墓起來尚有些月淹遲家中必然懸望等小人先回以安其心王臣道此言正合我意即便寫下家書取出盤纏打發他先回王留兒臨出門又道小人雖去官人也須作速處置快回王臣道我恨不得這時就飛到家何消叮囑王留兒出門洋洋而去且說王臣這些親戚曉得都來要

喧勸他不該把田產輕廢、王臣因是性命難處、不聽衆人言語、心忙意急、上好田來、都只賣得个半價、盤桓二十餘日、墳上擁土築完、諸事色色俱已停妥、然後打疊行裝、帶領僕從、離了長安、星夜望江東趕來迎靈車安葬可憐

仗劍長安悔浪遊　　歸心一片水東流
北堂空作斑衣夢　　淚灑白雲天盡頭

話分兩頭、且說王臣母妻在家、只个聞得史思明又反、日夜憂慮王臣、懊悔放他出門、過了兩三月、一日忽見家人來報、王福從京師賷信回了、姑媳兩個喜即

發喚進王福上前叩頭將書遞上卻見王福左眼損壞無瑕詳問將書拆開觀看上寫道

自離膝下、一路北庇抵安至都查核遺業幸得一毫不廢已經理如昔矣更喜得遇故知胡八判官引至元丞相門下、頗蒙青盼扶持、一官幽薊詰身已顯限期甚迫特遣王福迎母同之任所書至即將江東田產盡貨火速入京勿計微值有誤任期相見在邇書不多贅男臣百拜、

姑娘看罷書中之意不勝歡喜方問道王福爲甚損了一目王福道不要說起在生口上打瞌睡不想跌

下來擡看了這眼又同京師進來光景比舊日何如親戚們可都在麼王福道滿城殘毀過半與前大不相同了親戚們殺的殺擄的擄逃的逃想來存不多幾家尚還有搶去家伙的燒壞屋宇的占去田產的惟有我家門園屋宅一毫不動姑娘聞說愈加欲從乃道家業又不曾麼卻又得了官職此皆天地祖宗保佑之力感謝不盡到臨起身須做場好事報答再祈此去前程遠大福祿永長又問道那胡人判官是誰王福道這是官人的故交王媽媽道何來從不見說起有些相識做官的來往想當認起有這日相交的

也未可知王稱接口道正是近日相議欲當下問了一回王媽媽道王稱你路上辛苦了且去喫些酒飯歇息則个到了次日王稱說道奶奶這里收拾起來也得好幾日官人在京却又無人服侍待小人先去回覆打點停當候奶奶一到即便起身往任何如王媽媽道此言甚是有理寫起書信付些盤纏與王稱打發先行王稱去後王媽媽將一應用物守舍什物器皿盡行變賣止留細軟東西因恐收了兒子任所不打帳價半送與人又延請僧人做了一塲好事然後雇下二隻官船擇日起程有幾个平日相往的鄰家

女眷俱來相送登舟而別離了杭州由嘉禾蘇州常潤州一路出了大江望前進發那些奴僕因家主得了官一个个手舞足蹈好不興頭

避亂南飄實可哀　誰知富貴逼人來
舉家手額歡聲沸　指日長安晝錦回

且說王臣自離都下兼程而進不則一日已到揚州馬頭上把行李擡在客店上打發生口去了喫了飯教下船向河下看覓船隻自己坐在客店門首守着行囊觀看往來船隻只見一隻官船逆流而上船頭站着四五个人喜笑歡呼甚是得意看看至近打一

看時不是別个都是自巳家人王臣心中驚異道他們不在家中服役如何却在這隻官船上又想道想必母親亾後又歸他人了正疑訝間艙門邊兒啟處一个女子舒頭而望王臣仔細觀看又是房中侍婢連稱奇怪剛欲詢問那船上家人却也看見齊道官人如何也在這裏却又恁般服色忙教梢子攏船畢驚動艙中王媽媽姑娘撥簾觀看王臣望見母親尚在急將麻衣脫下打開包裹換了衣服巾幘船上家人登岸相迎王臣教將行李齊撥下船自巳上船來見母親一眼覷着王留兒在船頭上不問情繇揪住

便打。王媽媽走出說道，他又無罪過，如何把他來打。王臣見母親出來，放手上前拜道，都是這狗才，將母親書信至京，誤傳凶信，陷兒于不孝。姑媳俱驚訝道，他日日在家，何嘗有書差到京中。王臣道，一月前賞母親書來，書中寫的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住了兩日，遣他先回，安慰家中，然後將田產處置了，星夜趕來，怎說不曾到京。合家大驚道，有這等異事，那里一般又有个王留兒。連王留兒到，喚起來道，莫說小人到京，就是這个夢也不曾做。王媽媽道，你且取書來看，可像我的字跡。王臣道，不像母親字跡，表如何肯信

便打開行李，取出書來看時，乃是一幅素紙，那有一个字影。把王臣驚得目瞪口呆，只管將這紙來翻看。王媽媽道：書在那里？把來我看。王臣道：却不作怪，書上寫着許多言語，如何竟变做一幅白紙？王媽媽不信道：焉有此理？自從你出門之後，並無書信往來。直至前日，你差王福將書接我，方有一信，令他先來獲你，如何有个假王留兒將假書哄你？如今却又說變了白紙，寔是那里學來這些鬼話？王臣聽說王福曾回家這話，也甚驚駭，乃道：王福在京，與兒一齊起身到此幾日，教他將書來接母親。姑媳都道：呀，這話愈

加說得混帳了。一月前王福送書到家，書上說都中產業俱在，又遇什麼胡八判官引在元丞相門下，得了官職，教將江東田宅盡皆賣了，火速入京同往任上。故此棄了家業，雇倩船隻入京。怎說王福沒有回來？王臣大驚道：這事一發奇怪，何曾有甚胡八判官引到元丞相門下，選甚官職，有書迎接母親？王媽媽道：蹺蹊！蹺蹊！王福也是假的，快叫來問。王臣道：他去喚船了，少刻就來。眾家人都到船頭上一望，只見王福遠遠跑來，却也穿着凶服。眾人把手亂招，王福認得是自家人，也道詫異，說他們如何都在這裏，走近船邊。

衆人看時，與前日的王福不同了，前日左目已是損壞，如今這王福兩隻大眼滴溜溜恰似銅鈴一般，衆人齊問道王福你前日回家眼已瞎了，如今怎又好好地，王福向衆人噴一口涎沫道唉你們的眼便瞎了，我何曾回家，卻又咒我眼瞎，衆人笑道這事真个有些古怪，奶奶在艙中喚你，且除下身上麻衣袱去相見，王福見說呆了一呆道奶奶還在衆人道那里去了不在，王福不信，也不脫麻衣，逕撞入艙來，王臣看見喝道這狗才，奶奶在這里還不換了衣服來見，王福慌忙退出船頭脫下，進艙叩頭，于媽媽擦磨老

眼仔細一看連稱怪哉怪哉前日王福回家左目已損今却又無恙料然前日不是他了急去開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張白紙並無一點墨跡那時合家惶惑正不知假王留兒王福是甚變的又不知有何緣故却哄騙兩頭把家業破毁還恐後來尚有變故驚疑不定王臣沉思凝想了半日忽想到假王福左眼是瞎的恍然而悟乃道是了是了原來却是這個畜生變來弄我王媽媽急問是甚東西王臣乃將樊川打狐得書客店變人前賺夜間打門之事說出又道當時我只道這孽畜不過變人來騙此書倒不提

王臣好个 ⋯⋯翻臉 江東作寶 又路也

防他有甚般賊智衆人聞言盡皆稱詫咋舌道這妖狐却也奸狡利害哩隔着幾多路却會做着字跡人形把兩邊人都弄得如耍戲一般早知如此把那書還了他去也罷王臣道叵耐這孽畜無禮如今越發不該還他了若再纏帳把那禍種頭一火而焚之王氏道事已如此莫要閒講了且商量正務如今住在這裏不上不下還是怎生計較王臣道京中產業俱已賣盡去也沒个着落況兼途路又遠不如且歸江東王媽媽道江東田宅也一毫無存却住在何處王臣道權賃一所住下再作區處當下撥轉船頭原望

凡火熱的少不得有冰冷時節不遠者自不悟耳

江東而回那些衆人趕趁的微火一般熱鬧時化做冰一般冷猶如斷線偶戲手足撐軟話靜無了正是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到了杭州王臣同家人先上岸在舊居左近賃了一所房屋製辦日用家火各色停當然後發起行李迎母妻進屋計點囊橐千無其半又惱又氣悶也不出在家納悶這些鄰家見王媽媽去而復回齊來詢問王臣道知其詳衆人俱以爲異事互相傳說遂嚷遍了半个杭城一日王臣正在堂中督率家人收拾只見外邊一人走將入來威儀齊楚服飾整齊怎見得但見

頭戴一頂黑紗唐巾身穿一領綠羅道袍碧玉環正繫巾邊紫絲縧横圍袍上襯似兩堆白雪眉如二朶紅雲堂堂相貌生成出世之姿落落襟懷養就凌雲之氣若非天上神仙定是人間宰宰那人走入堂中王臣仔細打一看時不是别人正是同胞兄弟王宰當下王宰向前作揖道大哥别來無恙王臣還了个禮乃道賢弟處你尋到這里王宰道兄弟到京回舊居時見已化爲白地只道罹于兵火甚是悲痛即去訪問親故方知合家向已避難江東近日大哥至京整理舊業因得哥哥的同僚始離京

兄弟聞了這信，遂深夜起來逃，纔訪到舊居鄰家說新近下此，母親卻也無恙，故此又到所中換了衣服纔來。母親如今在那裡？為何反還在這等破屋裏邊？」王臣道：「一言難盡。待見過了母親，與你細說。」引入後邊。早有家人報知王媽媽。王媽媽聞得次兒歸家，好生歡喜，即忙出來。恰好遇見王宰倒身下拜。拜畢起身。王媽媽道：「兒，我日夜掛心，一向好麼？」王宰道：「多謝母親記念。待兒見過了嫂嫂，少停細細說與母親知道。」當下王臣渾家并一家婢僕都來見過王宰。拱王臣纔然說走，王鶴臂也隨出來，至堂中坐下，問道：「大

哥你且先說因甚弄得恁般模樣。王臣乃將樊川打
狐起，直至兩邊撥賬，變賣產業，前後事細說一遍。王
宰聽了道，元來有這个緣故，以致如此。這却是你自
取，非干野狐之罪。那狐自在林中看書，你是官道行
路，兩不妨礙，如何却去打他，又奪其書？及至客店中
他忍着疼痛來賺你書，想是萬不得已而然。你不還
他罷了，怎地又起惡念，拔劍斬逐？及至夜間好言苦
求，你又執意不肯。況且不識這字，終于無用，要他則
甚？今反喫他捉弄得這般光景，都是自取其禍。王媽
媽道，我也是這般說，要他何用。如今反受其累。王臣

纔見弟叢薄一番、嘿然不語、心下好不耐煩、王宰道、
這書有幾多大、還是什麽字體、王臣道、薄薄的一冊、
也不知什麽字體、一字也識不出、王宰道、你且把來
看看、王媽媽從旁觀道、正是你去把來與兒弟看、
或者識得這字也不可知、王宰道、這字料也難識、只
當眼見稀奇物罷了、當時王臣向裏邊取出到堂中
遞與王宰、王宰接過手、從前直揭至後、看了一番、乃
道、這字果然稀見、便立起身走在堂中、向王臣道、前
日王留兒就是我、今日天書已還、不來纏你了、請放
心、一頭說、一頭往外就奔、王臣大怒、趕上前、大罵

這孽畜大膽，那里走，一把扯住衣裳，走的勢猛，扯的力猛，只聽得斯喇一聲，扯下一幅衣裳。那妖狐性把身一抖，卸下衣服，見出本相，向門外亂跑，風團也似去了。王臣同家人一齊趕到街上，四顧覷看，並無踪影。王臣一來被他破蕩了人家，二來又被他數落這場，三來不忿得這書，咬牙切齒，東張西望尋覓，只見一個瞎道人，站在對門簷下。王臣問道：可見一個野狐從那里去了？瞎道人把手指道：向東邊去了。王臣同家人急望東而趕，行不上五六家門，面背後瞎道人叫道：王臣，前日王福便是我，令弟也在這里，眾

人聞得，復轉身來。兩个野狐執着書兒在前戲耍。衆人奮勇前來追捕，二狐放下，四蹄飛也似去了。王臣剛奔到自已門首，下媽媽叫道：去了箇敗家禍胎，已是安穩了，又是他則甚？還不進來。王臣忍着一肚子氣，只得依了母親，喚轉家人進來，逐件檢起衣服翻看，俱隨手而變，你道都是甚東西？

破芭蕉化為羅服，爛荷葉變做紗巾，碧玉環，柳枝圈就，紫絲絛，蘋蓱接成，羅襪，二張白素紙，朱鳥兩片老松皮。

衆人看了，盡皆駭異。道：妖狐神通廣大。二官人

以妖為真
定復以真
為妖蓋緣
顛倒豈獨
王臣哉

不知在何處却變得恁般厮像王臣心中轉想轉惱氣出一塲病來臥床不起王媽媽倩醫調治自不必說過了數日家人們正在堂中只見走進一个人來看時却是王宰也是紗巾羅服與前妖狐一般打扮衆家人只道又是假的一齊亂喊道妖狐又來了各去尋棍覓棒擁上前亂打王宰喝道這些潑男女為何這等無禮還不去報知奶奶衆人那个採他一味亂打王宰止遏不住惹惱性子奪過一根棒來打得衆人四分五落不敢近前都閃在裏邊門旁指着罵道你這孽畜書已拿去了又來做甚王宰不解其故

心下大怒竟打入去衆人往内亂跑早驚動王媽媽聽得外邊鬧嚷急走出來撞見衆人問道為何這等慌亂衆人道妖狐又變做二官人模樣打進來也王媽媽驚道有這等事言猶未畢王宰已在面前看見母親即撇下棒子上前叩拜道母親為甚這些潑男女將兒叫做妖狐孽畜執棍亂打王媽媽道你真个是我孩兒不王宰道兒是母親生的有什麼假說這問外面七八个人扛擡鋪程行李進來衆家人方知是真上前叩頭謝罪王宰問其緣故王媽媽乃將妖狐前後事細說又道汝兄為此氣成病症尚未能痊

丁寧何象二行而自之北高士設心亦料又重此其所以爲者也

王宰聞言亦甚驚駭道恁樣說起來兒在蜀中王福所賫書到也是這狐假的了王媽媽道你且說書上怎寫王宰道兒是隨駕入蜀分隸于劍南節度嚴武部下得蒙拔爲裨將故上皇還京兒不相從斷回所月前忽見王福賫哥哥書來說向避難江東不幸母親有變教兒速來計議扶柩歸葬王福說要至京打掃塋墓次日先行兒爲此辭了本官把許多東西都棄下了輕裝兼程趲來繞訪至舊居鄰家指引至此知母親無恙役到府中易服來見正要問哥哥爲甚把這樣凶信哄我不想卻有此異事即去行李中開

老夫人善與狐處陽

出那封書來看時也是一幅白紙合家又好笑又好惱王宰同母至內見過嫂子省親王臣道其所以王臣又氣得个發昏王媽媽道這狐雖然僥倖也虧他至蜀中賺你回來使我母子相會將功折罪莫怨他罷王臣病了兩个月方纔痊可遂入籍于杭州所以至今呉越間稱拐子為野狐精有所本也

乾行虎走各為羣　狐有天書狐自珍
家破業荒書又去　令人千載笑王臣

第六卷終